

我们走了许多的路／有时只是为了遇见
最初的爱与最初的自己／相逢的人终会相逢
这是年华迟到的回信



回首 又见他

陈麒凌
作品

Through
the Old Time
>>>

联合报文学奖首奖得主 陈麒凌 长篇力作
台湾出版大亨平鑫涛盛赞为
“十年来最好看的小说”
影视剧即将由 琼瑶影视集团 改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014043246

1247.57
3412

陈麒凌 / 著

回首
又见
他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北航

C1731899

1247.57

34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首又见他 / 陈麒凌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113-4295-9

I. ①回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6612号

回首又见他

著 者: 陈麒凌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羽 子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排版制作: 张 玲

封面摄影: 季囡囡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0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349千字

印 刷: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295-9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014043246

1247.57
3412

陈麒凌 / 著

回首
又见
他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北航

C1731899

1247.57

3412

0058303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首又见他 / 陈麒凌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113-4295-9

I. ①回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6612号

回首又见他

著 者: 陈麒凌
出 版 人: 方 鸣
责任编辑: 羽 子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排版制作: 张 玲
封面摄影: 季囡囡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0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349千字
印 刷: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295-9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如果世上真有所谓的成功

——作者创作手记

我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《晚钟》，里面有一段对白是这样的：

“有一只吃菜的兔子，混在一群吃肉的狗里，大狗小狗整天追一片肉，谁跑得快、个头大、爪牙够锋利，谁就能抢到肉。兔子也拼命跟着跑，也跑得飞快，也把爪子牙齿磨得霍霍的。有一天，兔子跑赢了狗们，在大狗小狗蠢蠢欲动的眼神里抢到了肉，可是——呸，这肉也不好吃啊！明明最好吃的就是大白菜！”

在这个成功学四处泛滥的时代里，一个人其实最难的是找准自己的位置，位置的“位”字，一个人站立的地方，你站在哪里，面向何处，往什么地方去。更多的人是跟着人潮走，眼睛只看到别人的背脊和脚跟，只有追随、跟上才有不被遗忘和背弃的危险，才

感到安全和放心，至于自己是不是喜欢那地方，追赶的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反而不重要了。

我想写一个故事，让习惯看着背脊和脚跟狂奔的人停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双脚，听听自己的心，想想对于自己来说，最好吃的是肉还是大白菜，然后再想想，你有没有坚持吃大白菜的勇气。我的麦蓝，天分很高但偏偏只热爱擦地板的女孩，曾是一只迷糊的小兔子，被人推着、裹挟着走，内心里也有小小的怀疑、反抗和那小小的坚持，可是很微弱，不清晰，直到经历了成长的风暴与伤痛，奋斗与崛起，才真正有勇气和力量说出一句话，那也是我想说的，“如果说世界上真有能称得上成功的事，那应该是一种自由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。”

可你一定知道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是每个人都敢选择这样的自由。麦蓝的笃定需要实力和底气，秦至臻的坚持还带着寂寞和艰辛，戈葭还在路上，闻静也正待奋斗，但是成长路上，有什么比想明白一件事更让人豁然开朗的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你尽兴地照着自己的想法生活，你觉得快乐而有价值，这就是全

部的意义，这就是你的成功。

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断续写了两年，有时写得很痛苦，有时写得很过瘾，到结尾时，迟迟不愿写完，舍不得告别书里面的人物，尤其是我最爱的麦蓝和戈葭。结束那晚躺在床上，我仿佛看见四个女生拉着手和我告别，戈葭照例是先声夺人的，她大声说：“陈老师你怎么搞的，地震的时候让我去玉树，你想震死我和秦至臻啊。奶奶的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”闻静忙拉过她：“陈老师怎么会让你俩震死呢，她肯定另有安排。”赵恩美也在一边笑：“陈老师是要写续集来着，那么拜托续集的时候让我生个宝宝吧，拜托拜托。”闻静接道：“最好还是龙凤胎。”戈葭想拨开她们：“走开走开，我还没说完呢，生死关头的大事比你们生孩子重要。”

而麦蓝只在一边微笑。我问麦蓝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她笑着，上来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，退开去，假装看旁边的风景。

再见，我亲爱的女孩们。

那晚我这样想着，眼泪在黑暗里流了出来。

第一章

那时风正吹来。

竹子哗啦啦地摇了一阵子，间隙里掉下碎碎的阳光，橙金色的，一青石板路都是。

俞滨飞一般地穿过，地面有一块松动的青石，自行车轮跳脱了一下，没停。

麦蓝的家在镇东，过了这白色的桥就是。他放慢了速度，调整一下呼吸，用手背擦了擦汗，再拿手背擦擦裤子。

青砖小楼，半墙爬着绿萝，门前老大的那棵细叶古榕遮住了“麦姨士多店”的招牌。阴凉匝地，随便摆张桌子就有人围成一圈麻将。

二叔公抱着那把老中阮，久久弹出几个叮叮咚咚的音。

麦姨托着腮，就是笑也是淡淡发愁的模样，看着老哥麦海东唠唠叨叨地砌牌。

四婶就问：“麦蓝考上好大学，你家奖励什么？我弟郎的儿子考的是个大专，就奖了一个好大的柯机，还有一个塞进耳朵听的录音机。”

明叔也说：“我隔壁屋的那个囡妮仔也考上了，要去北京旅游呢。”

麦姨看了麦海东一眼，有点儿尴尬：“蓝子都不爱这些。”

麦海东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就是个怪胎，一点儿都不像我们老麦家的人！”

麦姨笑了笑：“她偏爱擦地板擦玻璃什么的，我跟她说，蓝子啊，你看你这么辛苦考上了，想要什么我都同意，她就说，那你奖我擦一天地板吧！”

四婶笑：“那多好啊，多勤快的因妮仔啊！”

麦海东插嘴：“上不得台盘的东西，就爱这样。看人家孩子多有志气，爱科学、爱体育、爱赚钱、爱唱歌，爱打扮也行啊，抵不到人家的脚肚毛。你说爱擦地将来能做什么，清洁工还是保姆？”

明叔说：“你别小看人家，蓝子考上的可是重点大学。”

“要不是我盯死她——”麦海东回头望望妹妹。麦姨赶紧点头：“多亏她大舅。”

麦海东继续说：“要不是我盯死她，她能从全年级 584 名追到第 2 名？要不是我，你说靠我妹行吗？一个堂客带一个孩子，又这里病那里病的，点点儿大的事情就会哭。”

麦姨只好在一边笑。

“我妹就是从小被惯坏了，要不是被惯坏她也不会吃这么多苦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反对她再惯着蓝子，茅针琢人从衰起，学丑容易学好难，因妮仔要盯死，管得严，坏习惯必须斩草除根。”

麦海东瞪了麦姨一眼：“不是说不许她擦地板了吗，不是高级的爱好！”

麦姨忙道：“高考奖励嘛就当是。”

明叔说：“老麦，你几时有空给我做个鸡笼架子，我说了多少次给你。”

麦海东摇晃着脑袋说：“你那鸡笼架子，街上随便拉个人都会做，莫浪费了老子的好木工。”

明叔叫：“哎呀，我给你钱就是。”

麦海东继续摇晃着脑袋：“我不赚你的行不行？”

俞滨把车靠在树上，稳稳当当地过来问好：“二叔公、麦大舅、麦姨、四婶、明叔，你们打麻将呢。”

麦海东一挥手说：“班长来了，叫麦蓝快下来！”

麦姨有点儿为难：“她忙事情的时候不喜欢人家叫。”

麦海东道：“看你惯的，什么事情，擦地板也算是大事情？”

俞滨笑道：“我上去帮她吧。”

这里他很熟悉，从初一到高三，他一直是麦蓝的班长，来找麦蓝，有时是催交作业，有时是义务补课，有时是组织活动，有时——有时是没事找事。

木头楼梯咿呀呀，登了一半就望见麦蓝的侧影，半跪在地上，从水桶里拧起一块厚布，细细地擦拭着红方砖。屋里的方砖被擦得亮晶晶的，散发着清凉的气息。

她很专注，似乎不知人来。俞滨停住了。

她穿着淡蓝色小花的棉布衣褂，夏天的时候女孩子都在家里穿，露出手臂和小腿，宽大凉快。

他觉得她穿蓝色真好看，她专心擦地的样子也好看，落在腮边的一绺湿发那么黑，而脸又那么洁白莹润。他一直知道她很美，别人不知道，她自己也不知道，这个秘密他怀揣着，有时还会被烫一下。

“班长，端一碗凉粉给你要吗？”麦姨在楼下喊道。

他说“不用了”的时候，麦蓝才抬起头来。

“老班长。”她笑笑，看他走来，两个小笑窝在嘴角闪了闪，抬起小臂擦擦脸上的汗。

“麦蓝，你剪短头发了。”俞滨几乎有点儿失声。

“后面是我妈剪的，前面是我自己剪的，难看吗？”

“不难看。”他的心情有点儿复杂，裤袋里有一个包好的水晶发夹，蓝色玫瑰的图案。昨天他走遍了省城，想买一件礼物给她，这发夹要30块钱，他钱包里一共就40多块，但是他想送她。

顺便要说点儿什么吗？昨夜他想了又想，不确定，现在就更不知由何说起了。

麦蓝兀自把地上几点水渍吸干，俞滨笑了：“还是坚决不许人家帮忙？”

“对哦，这是私人享受！”

她移开水桶，红方砖吸水，一会儿就干了，地面光洁凉爽，光脚踩着想必非常舒适。

麦蓝正是光着脚轻盈柔软地走来走去，席地铺开一卷青竹席，一小盒桂花榄，几本《园林树木》杂志，她只爱看这些有关树啊草啊的书。

“麦蓝，你什么时候去报到？”

“麦大舅说后天去，麦大舅押着我去。”

“押你去，呵呵。”

“其实我为什么要去啊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其实，我为什么非要去上大学啊？”

“你考上了，Z大啊，不是一般人能去的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多有潜力吗？人家补习好几年连个大专都读不上，你真正学起来只需一学期，最多4个月，你就考上Z大了你！”

“那是麦大舅逼的，不是我想的。”

“那你想的是什么？”

“就这样挺好，哪儿也不去，啥也不想，地擦得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躺着，吃橄榄，看《园林树木》。”她盘腿坐在竹席上，目光穿过窗子，“看看天，看看云彩，吹吹风。”

小楼的窗子敞开着，天很蓝，大朵的白云低低地飘着。

“你就不想去远方看看吗？外面的世界多大啊，我报航海专业，就是想走遍全世界的大海。”

“怎么我就没有你那样的志向呢？”麦蓝放一枚桂花榄入口，“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，我就是没志向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，你觉得喜欢就好。”

麦蓝突然乐了：“你知道麦大舅为什么要我报Z大吗？”

“南方的重点大学啊。”

“他说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。”

俞滨笑了，他有点儿站累了，但麦蓝没说让他坐。

“热的话可以光脚啊。”麦蓝说。

“不用了。”他怕自己的脚脏。

“那你要不要躺一会儿席子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他脸红了一下。

“那你吃桂花榄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看杂志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不走啊？”

俞滨一怔：“噢，好的，那——就这样吧，到学校我给你写信。”

“好啊。”她摇摇手，俞滨依依不舍地下楼去。

麦蓝躺倒，忽地又爬起来去抱个竹枕头，这才舒舒服服地睡下来。

两条手臂伸开来，指尖碰到干净阴凉的地砖，感觉自己好像是睡在水面上的一片叶子，窗外的云和天就在眼前，风一阵一阵地凉啊。

含着的桂花榄，在左边腮上鼓了一个凸，麦蓝闭上眼睛，含含混混地说：“幸福，嗯——”

二叔公的老中阮叮叮咚咚地远了。俞滨慢慢地踩着车，那水晶发夹隔着布一阵阵地碰到他的腿。

好吧，不急，等她留长头发，她总会留长头发吧。他这样对自己说。

麦蓝去学校的前一晚，麦姨很迟才睡。

所谓临行密密缝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明明箱子已经收拾好了，她突然疑心漏了一件羊毛背心，虽说岭南气候暖，但打去就是秋了，有备无患总是对的，蓝子是个粗心的孩子，不是冷到打喷嚏，她是不肯添一件衣服的。

然后是常用药品，吃的东西，尤其是各种口味的橄榄，还有那些零七杂八的东西，针线、指甲刀、手电筒——收拾到手电筒的时候，她又担心，如果手电筒的小灯泡烧了，蓝子该去哪里买呢，大城市买这些东西听说很麻烦的。于是又特意拿来一粒新的小灯泡，想了半日，还是放在手电筒盖里方便，一拧开就能找到。

麦蓝的房间已经熄了灯，门半掩着，麦姨很想悄悄进去看看她，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喜欢这么干吧，喜欢悄悄地看孩子熟睡的脸。她想想又站住了，怕吵醒她，又怕自己看了会舍不得。

关了灯，麦姨掀开帐子上床，冷不防一只小蛇似的手臂缠过来，还没来得及惊叫，麦蓝已经咯咯地笑开了。

“蓝子，你要吓死我啊。”

“今晚要和麦姨睡！”

“妈半夜会咳嗽，吵到你睡不好，明天你要坐车。”

“就要和麦姨睡！”

“蓝子，你都19岁了——”

“和麦姨睡！”

其实当妈的心底是很乐意的，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，绵软又温暖。母女俩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，夜深了才渐次睡去，而不久又听得鸡啼隐隐。麦姨蹑着手脚，准备起来煮早餐，挨着床沿，脚正找鞋，却觉腰间一暖，麦蓝贴着在后面抱紧了她。

“吵醒你了？”

不说话。

“再睡一会儿吧，好困呢，我给你煮鸡蛋烫粉。”

还是不说话。

“蓝子，你放开手嘛，迟了赶不上车的。”

那孩子就是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腰，一根手指也掰不开。

她不再挣扎，就这么由麦蓝抱着，两母女这样依偎在黑暗里，窗棂外的亮一点点地漏进来。

她那刻很想哭，想起自己这半生和这个女儿，只有这个女儿，女儿也要离开她了。

却还是忍下去，用平常的语气，带点儿懊恼地说：“蓝子，麦大舅一会儿又该骂我了。”

麦蓝果然松了手。

麦大舅穿得很正式，明黄色的方格衬衣扣子系到颈根，上车前还特意花5分钟打了一根酒红色的领带。

舅妈说：“等会儿热死你，扮成一个经理样。”

麦大舅羞恼了，瞪着眼珠吼：“你乡下人就是吃多了懵懂汤，去到大城市就得有个大城市人的样子！”

一行人送到镇汽车站，浩浩荡荡，亲戚们一人一句，麦蓝应接不暇。麦姨在旁边笑着，看到麦蓝的小鼻头汗津津的，不声不响地拿手帕给她擦了。麦蓝突然想起一句体己话要悄悄告诉麦姨，竟然近在身边也找不到空儿。

刚刚好，一辆中巴停下，乱哄哄地被推上去，没坐稳就开车了。麦蓝只来得及在窗口叫声妈，也不知麦姨说什么，追着中巴跑了好几米。

路上扬起尘土，巴士排出烟，迷蒙一片里她就已经远了。

转头看见麦大舅，侧对着车窗玻璃照自己的领带，扯了几下，又瞪了一眼麦蓝：“外面到处都是坏人，你要跟紧大舅，不要傻呵呵到处望，乡下人进城才到处望。”想想又道，“要说普通话晓得吗？城市人都说普通话！”

到了火车站大厅，黑压压的都是人头，麦大舅自己先紧张了，回头呵斥麦蓝：“昏头耷脑做梦啊，快点咧跟紧我！”未几步又把右肩的包放到左肩，腾出一只手攥紧麦蓝的手。麦蓝挣了几挣，哪里挣得动。

明明是上过了厕所，检票前10分钟他又催麦蓝去，说什么火车上人多得要死，过道上都挤不过去，人要活活被尿憋死的。

上车的时候，他风风火火错上了车厢，只得拖着大包小包还有麦蓝又奋力来回挤了一通。天气本来就热，他一身武装到脖子上，大汗淋漓，后背都湿透了。麦蓝被他强牵着，也是一身汗，沿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，好像一只即将被拉上集市的小牲畜。

坐在对面的是两个中年妇人，车开了就忙着吃东西，一边嚼火腿肠一边问麦大舅是哪里人，到哪里去，干什么去。麦大舅面不改色地说，山西的，去广州打工的。麦蓝望望他，嗫嚅了一句“不是江西的吗”，大舅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她从小就怕他，好像也不是怕，有时候看他凶反而想笑，但在他面前压力一定是有的，手脚无端就笨起来，拿个水杯也会把盖子掉在地上，好像给机会让他骂。唉，他骂人一定要500秒以上才过瘾的——他一骂人，麦蓝就用手指头挠挠脸，在心里背圆周率，多数时候背到四五百位他就停了，但有时候要背到千位以上。

“麦大舅，卖大舅，在炎热的夏天里，谁要来买我的大舅。”她转过头看着列车车窗，轻轻地翕动嘴唇，好像给自己逗乐了，窗上有一闪而过的笑意。

下午5点，餐车推过，麦大舅要了一份南瓜排骨饭，20块，他嚷贵，偏又去买，和列车员纠缠了半天要求多给两块排骨，人家不肯，他又大喊大叫地和人吵，闲人们一边抠牙一边围观看。

麦蓝就想，自己不在这儿，在车窗外随便哪棵树上，这棵高山榕，那棵黄梁木都行，或者是天上随便哪朵云上，明天这个时候就刑满释放

了，没有什么受不了的。

麦大舅的“还不快吃”，把麦蓝从云彩上扯回来。南瓜排骨饭放在眼前，麦大舅脸黑黑的，拿了方便面去泡热水。

对面的妇女说：“你爸真疼你啊，让你吃热饭。”

麦蓝说：“我没爸，那是我大舅。”

妇女说：“呀，你怎么会没爸呢，你爸去哪儿了？”

麦蓝说：“没爸怎么了，我们也过得好好的呀。”

“当然不是啦，要是没爸，怎么舍得这么小让你去打工？”

“不是去打工，我是去读大学！”

“什么读大学，什么有爸没爸，脑筋塞牛粪了胡乱说话！”麦大舅端着热面回来了，“有的你吃还不快吃！快点儿吃！”

那妇女说：“这姑娘多乖，又不是小孩，你老骂她做什么？！”

麦大舅说：“长个子不长脑子的东西！”

麦蓝默然把饭扒完，说去洗手，往车厢连接口去。有个男人靠在那儿抽烟，以为她要去厕所，悠悠地说：“里头有人。”

麦蓝看着烟从他鼻孔里游出来，问：“抽烟好玩吗？”

男人说：“就是没什么好玩的才抽。”

麦蓝瞄一眼窗外：“天快黑了，下一站是哪里？”

男人说：“李庄，小站，会停个5分钟。爱吃粽子吗？站台有卖的。”

“蓝子，蓝子！”麦大舅站在过道上，探着身子喊她。

她装没听见。

麦大舅往前走了两步，想是不放心座位上的行李，又停下：“跟谁说话呢？回来！快回来！”

麦蓝慢慢走回来，翻出自己的小钱包。车慢慢靠站，她说：“我要去买粽子。”

“才吃饭又吃粽子，不撑死你！”麦大舅骂。

“我就要去买。”她小声却执拗地。

“告诉你别乱跟人说话，外面到处都是坏人！”麦大舅瞪着眼睛，“你别动，我去买！”

“我就要自己去买。”她又说了一遍。

“那你要快，听到没有，快快咧，不要等我发火！”

麦蓝下车，黄昏的空气有几丝凉意，她憋坏了，使劲地吸了几口气。料到麦大舅的眼珠子盯在玻璃后面，故意走快几步，混在离站的人群里。

她买了两个粽子，慢吞吞地往回走，看见麦大舅愤怒的胳膊在招呼她快，快，快。火车开始鸣笛，她依然慢慢地靠近车门，在上车前的一刹那，她忽然决定逃跑。

这个角度麦大舅看不见，他会以为她在上车，麦蓝轻轻地沿着相反的方向跑起来。与此同时，火车渐次启动、加速，她才站住，一扇扇车窗在面前飞过，来不及细看，其中定有麦大舅的那扇，他一定看见她了，他要气疯了吧。

她微微地笑着，把脚边的一个易拉罐轻捷地踢远。

天暗下来，站台上几盏灯火，要怎样享用这样奢侈的自由呢？不知道，没想法，走到哪儿是哪儿。

她逛了一会儿铁路，在车站的小店里看了半天，一包饼干一包香烟也看得津津有味。她想，这个牌子的烟麦姨的店最多卖8块钱，这里卖贵了1块5；这个包装的饼干，麦姨每包赚5毛，这里多赚了2块。昨晚还在她身边呢，想麦姨了，想麦姨的小店。其实经营小店也能生活得很满足，干吗非得跑这么远读大学呢？

晚上10点多钟，她困了，候车室有三三两两各种类型的人，不知道是否都是坏人，他们脸上没有写着坏字。

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坐在值班室里，麦蓝问：“大哥，那个长椅子我能躺吗？”值班室门口的长椅离风扇近，有人值班看着，也还安全。

这一声大哥叫得人惊喜，中年男人都差不多50了，麦大舅常说麦蓝吃多了懵懂汤，是有点儿，她不大能分辨出人家多少岁。

“行啊，等车啊，就你一个人吗？”制服男人态度很好。

麦蓝记起麦大舅的话了，不多说，只笑一笑：“那我就躺一会儿了，大哥你帮我看着，有坏人就叫我呀。”

她侧身向里，像一只虫子般蜷起身体，一分钟不到，就睡深了。

是被吵醒的，半夜，候车室的灯冷清清的，麦蓝坐起来，制服男人在推揉着一个老头儿。那个老头儿两手挽着大包小包，明黄色的格子衬衣汗酸褶皱，脖子上还松松耷拉着一条红领带。她陡然清醒，叫了一声：

“麦大舅！”